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作者：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何宗樾

报告人：WISE 19金融专硕 蒋舒颖

目录

Content

- 1 研究背景
- 2 文献综述
- 3 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
- 4 实证策略及数据
- 5 基准模型估算结果
- 6 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 7 总结与建议

研究背景

第一部分

六

七

一

二

三

四

一、研究背景

-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给全球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从经济学的角度，冲击的影响可以归结到**效率或增长**和**公平或收入分配**两方面。
- 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这大幅改善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特别是对于原先无法接触到金融市场的群体而言，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
- 包容性增长是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的 4I 主题（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之一，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走向。从根本上说，包容性增长既关注效率，也关注公平，二者都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

现有文献关注了互联网对效率的影响，但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的研究则有所不足，尽管后者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和组织以及学术界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

文献综述

第二部分

七

一

二

三

四

五

二、文献综述

(1) 金融发展的效应 (2) 包容性增长 (3) 家庭创业

(1) 金融发展的效应:

- 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 (King & Levine, 1993; Rajan & Zingales, 1998)
- 金融最核心的功能在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相关实证发现表明, 金融发展有助于平滑消费、管理风险、降低居民约束以及便利化交易 (Goldsmith 1969; McKinnon, 1973; Levine, 2005)。
- 更加发达的金融系统能够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 (Levine, 2005)
- 金融加速器原理: 融资约束是经济加速增长或下滑的决定机制 (Bernanke et al, 1999)

二、文献综述

数字金融的特性：

- 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体，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金融，自然也具有金融特性
- 由电子商务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所推动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可以降低传统金融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具有更强的地理穿透性和低成本优势，可以推动普惠金融。（李继尊，2015）
-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广大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数字货币在增加金融服务覆盖面、降低服务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焦瑾璞，2014）
- 有助于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在促进金融稳定的同时实现整体盈利水平的提高（王颖和陆磊，2012）

二、文献综述

结合数据的数字金融研究

- 数字金融是实现低成本、广覆盖和可持续的包容性金融的重要模式，为经济落后地区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可能。（郭峰等，2019）
- 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宋晓玲，2017）
- 结合区域层面的企业创新数据，证实了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企业创新。（谢绚丽等，2018）
- 系统地回顾了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历程，并对数字金融的未来进行了展望。（黄益平和黄卓，2018）
- 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和缓解流动性约束等两方面促进了居民消费。（易行健和周丽，2018）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使用宏观数据，从宏观层面讨论数字金融与经济发展、区域不平等和企业创新的关系，难以识别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的微观机制显然，关于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的微观机制研究还有待加强。

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利用蚂蚁金服的交易账户数据，编制了 2011—2018 年多个行政层次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二、文献综述

(2) 包容性增长

-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张勋和万广华，2016）
- 城乡收入差距仅仅是收入分配的一个部分，中国的城乡内部差距可能更大（Wan, 2008a, 2008b）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几乎是缺失的，这自然呼唤在互联网革命背景下对数字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关系进行更系统严格的分析。

二、文献综述

(3) 家庭创业

- 综合来看，影响创业的微观因素包括创业者的性别、年龄、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水平、工作经历、风险偏好程度等。
- 影响创业的宏观因素则是创业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
- 国外文献也表明，创业不但可以促进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数字金融与创业的关系

- 信贷约束会对创业产生负向影响 (Evans & Jovanovic, 1989; Nykvist, 2008; Karaiyanov, 2012)
-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缓解潜在创业者的流动性约束来促进创业 (Bianchi, 2010)

可以预期，依赖于信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可以进一步拓展金融的服务范围和触达能力，降低金融的约束力，有益于家庭创业，从而帮助实现创业机会的均等化和包容性增长。

二、文献综述

1

首次利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

2

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相结合，从微观层面考察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和居民创业的影响，扩展数字金融经济效应的微观机制探讨。

3

进一步地挖掘数字金融是如何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影响居民的创业行为，丰富关于创业决定因素的文献。

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

第三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三、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

(1) 概述

起步：公益性小额信贷

拓展：支付、信贷等多
业务的综合金融服务

由于网络和移动通讯等的广泛应用
而得到长足发展。



(2) 影响

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特别是对于原先无法接触到金融的群体来说。

尽管中国的传统金融也发展迅速，但由于数字金融的触达性更广，使得大部分拥有手机或接触互联网的居民都可以享受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

(2) 衡量标准

本文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描述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概况。

表 1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覆盖广度	账户覆盖率	每万人拥有支付宝账号数量	
		支付宝绑卡用户比例	
		平均每个支付宝账号绑定银行卡数	
使用深度	支付业务	人均支付笔数	
		人均支付金额	
		高频度(年活跃 50 次及以上)活跃用户数占年活跃 1 次及以上比	
	货币基金业务	人均购买余额宝笔数	
		人均购买余额宝金额	
		每万人支付宝用户购买余额宝的人数	
	信贷业务	个人消费贷	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消费贷的用户数
			人均贷款笔数
			人均贷款金额
		小微经营者	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小微经营贷的用户数
			小微经营者户均贷款笔数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金额
	保险业务	每万人支付宝用户中被保险用户数	
		人均保险笔数	
		人均保险金额	
投资业务	每万人支付宝用户中参与互联网投资理财人数		
	人均投资笔数		
	人均投资金额		
信用业务	自然人征信人均调用次数		
	每万支付宝用户中使用基于信用的服务用户数(包括金融、住宿、出行、社交等)		

续表 1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数字支持 服务程度	移动化	移动支付笔数占比
		移动支付金额占比
	实惠化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
		个人平均贷款利率
	信用化	花呗支付笔数占比
		花呗支付金额占比
		芝麻信用免押笔数占比(较全部需要押金情形)
		芝麻信用免押金额占比(较全部需要押金情形)
	便利化	用户二维码支付的笔数占比
		用户二维码支付的金额占比

注:资料来自郭峰等(2019)。

(3) 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情况

表 2

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

省份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省份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1	2018		2011	2018
全国(平均)	40.00	300.21	河南	28.4	295.76
北京	79.41	368.54	湖北	39.82	319.48
天津	60.58	316.88	湖南	32.68	286.81
河北	32.42	282.77	广东	69.48	331.92
山西	33.41	283.65	广西	33.89	289.25
内蒙古	28.89	271.57	海南	45.56	309.72
辽宁	43.29	290.95	重庆	41.89	301.53
吉林	24.51	276.08	四川	40.16	294.30
黑龙江	33.58	274.73	贵州	18.47	276.91
上海	80.19	377.73	云南	24.91	285.79
江苏	62.08	334.02	西藏	16.22	274.33
浙江	77.39	357.45	陕西	40.96	295.95
安徽	33.07	303.83	甘肃	18.84	266.82
福建	61.76	334.44	青海	18.33	263.12
江西	29.74	296.23	宁夏	31.31	272.92
山东	38.55	301.13	新疆	20.34	271.84

1) 就均值而言, 全国和各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指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表明中国的数字金融经历了快速发展。

2) 地区和省际间差异比较明显, 东部发展程度最高, 中部次之, 西部最低。

3) 从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来看, 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明显加快, 这表明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

实证策略及数据

第四部分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四、实证策略及数据

(一) 模型设定：数字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首先建立数字金融与居民收入之间的模型。 Inc_{ijt} 表示第t地区j市i家庭的收入，家庭所在地的数字金融发展用 $IF_{j,t-1}$ 表示。居民个体收入取对数，实证模型如下：

$$\ln(Inc_{ijt}) = \gamma_0 + \gamma_1 IF_{j,t-1} + \gamma_2' X_{ijt} + \phi_i + \varphi_t + u_{ijt} \quad (1)$$

(1)式中， X_{ijt} 表示户主个人、家庭以及家庭所在地区的控制变量， ϕ_i 表示家庭固定效应， φ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u_{ijt} 为随机扰动项。为了减弱反向因果的可能性，将数字金融发展指数滞后一期。

此外，由于本文分析的是地区层面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收入的关系，为了避免地区内部家庭之间的相关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将标准误聚类(cluster)到地区层面。根据模型(1)， γ_1 衡量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家庭收入的总体影响。

四、实证策略及数据

(二) 传导机制：数字金融与家庭创业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使更多的人可以获得信贷支持，缓解信贷约束，有助于中小和微型企业的创立，并可以带来就业，促进包容性增长。

为证实这个传导机制，建立一个二元选择模型，其中家庭创业为被解释变量。通常，家庭创业为虚拟变量，因此背后存在一个连续的潜在变量，这个潜在变量可以理解为创业带来的净福利或者效用，当潜在变量大于0，即创业的净福利或效用为正时，家庭选择创业；否则，家庭选择不创业。是否创业构成了这个潜在变量的可观测值。在本文中，潜在变量和二元选择模型的表达式分别为

$$\begin{aligned} \text{Entrepre}_{ijt}^* &= \beta_0 + \beta_1 IF_{j,t-1} + \beta_2 X_{ijt} + \theta_j + \delta_t + \mu_{ijt} \\ \text{Prob}(\text{Entrepre}_{ijt} = 1) &= \text{Prob}(\text{Entrepre}_{ijt}^* > 0) = \Phi(\beta_0 + \beta_1 IF_{j,t-1} + \beta_2 X_{ijt} + \theta_j + \delta_t) \end{aligned} \quad (2)$$

其中， X_{ijt} 为控制变量， θ_j 表示家庭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 δ_t 表示年份虚拟变量。系数 β_1 衡量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总体影响。

四、实证策略及数据

(三) 数据

为了估计模型 (1) 和 (2) 本文使用两方面的数据。第一部分数据来自**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样本区间为 2011—2018 年。第二部分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CFPS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的162个县，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的对象包含了样本家庭中的全部成员。

本文使用三个层面的数据：(1) **基于成人问卷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互联网和手机的使用等；(2) **基于家庭问卷和家庭关系问卷的家庭信息**，包括家庭规模、抚养比、家庭纯收入等；(3) **基于社区问卷的村/居(委会) 信息**，包括村/居总人口、村/居经济状况^①等。

将上述两部分数据依据城市进行合并，**最终获得的样本为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家庭数据，以及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①定义为访员所观察到的村/居经济状况，取值为1到7，1为很穷，7为很富。

四、实证策略及数据

表 3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2012 年			2016 年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纯收入(对数)	8280	10.018	10.018	6848	10.214	1.354
家庭创业状态(创业=1)	8280	0.0959	0.294	6848	0.0911	0.288
家庭是否创业(从不创业到创业=1)	8280	0.0551	0.228	6848	0.0388	0.193
数字金融发展指数	8280	53.248	17.013	6848	173.607	21.942
户主性别(男性=1)	8280	0.734	0.442	6848	0.745	0.436
户主年龄	8280	52.660	12.388	6848	56.028	12.354
户主教育年限	8280	6.650	4.761	6848	6.522	4.698
政治面貌(党员=1)	8280	0.129	0.335	6848	0.133	0.340
婚姻状况(有配偶=1)	8280	0.876	0.329	6848	0.873	0.333
健康水平(健康=1)	8280	0.582	0.493	6848	0.597	0.490
互联网使用	8280	0.106	0.308	6848	0.249	0.432
手机使用	8280	0.746	0.435	6848	0.887	0.317
家庭规模	8280	3.753	1.765	6848	3.801	1.873
少儿比例	8280	0.158	0.198	6848	0.154	0.195
老年人比例	8280	0.239	0.346	6848	0.299	0.370
银行贷款规模	8280	0.844	2.893	6848	1.366	3.680
村/居总人口(对数)	8280	7.919	0.938	6848	7.876	0.922
村/居经济状况	8280	4.378	1.143	6848	4.427	1.105

1、家庭纯收入

家庭纯收入变量直接来自 CFPS 数据库中的家庭问卷。

2、创业

本文构造了家庭层面是否创业的变量。如果家庭成员在上一调查年份未从事、但本调查年份开办了个体或私营企业，对该创业变量赋值为 1，若家庭在两个年度之间的创业状态未改变，则将该变量赋值为 0。

3、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的发展直接采用城市层面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衡量。

4. 其他变量

本文使用的其他影响居民收入和创业的变量可在以上三类问卷中获得。

基准模型估算结果

第五部分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五、基准模型估算结果

(一) 数字金融与家庭收入

我们根据公式(1)进行线性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并加入时间和家庭双重固定效应。同时，考虑到同一城市内家庭之间有相关性，将模型的标准误聚类(cluster)到市一级。

表 4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收入：基准模型

因变量：家庭纯收入	(1)	(2)	(3)	(4)
数字金融发展	0.0073 ** (0.0028)	0.0070 ** (0.0028)	0.0069 ** (0.0027)	0.0070 *** (0.0026)
控制户主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社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019	22019	22019	22019
R ²	0.7067	0.7072	0.7209	0.7209

所有回归中，数字金融发展的系数均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从整体而言，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家庭收入。从显著性看，提升幅度较稳定。

五、基准模型估算结果

(二) 数字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或收入不均等）

我们还需要评估数字金融的发展是否能够带来包容性增长，即在增加收入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如果能够证实农村居民从数字金融发展之中获益更多，即能说明其对收入增长的包容性影响。

表 5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收入的影响

因变量： 家庭纯收入	(1)	(2)	(3)	(4)
	农村样本		城镇样本	
数字金融发展	0.0093* (0.0053)	0.0100** (0.0050)	0.0041 (0.0038)	0.0036 (0.0035)
控制户主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是	否	是
控制社区特征	否	是	否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832	11832	10187	10187
R ²	0.6766	0.6921	0.7438	0.7547

与预期一致，数字金融的发展仅对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中国整体的收入分配状况。

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第六部分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五、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传导机制：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家庭创业机会的均等化→包容性增长

（一）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的基准分析

首先，将模型(2) 作为 probit 模型进行估算，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的关系，结果见表6。

表 6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基准分析

因变量：家庭是否创业	(1)	(2)	(3)	(4)
数字金融发展	0.0016 (0.0012)	0.0004 (0.0012)	0.0022* (0.0012)	0.0005 (0.0013)
控制户主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社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019	22019	22019	22019
(拟) R ²	0.0243	0.0409	0.0721	0.0765

由于 probit 模型在固定了家庭效应时往往有偏，因此在所有的回归中，我们仅控制了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不过，我们纳入了随时间基本不变的变量，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一次项）、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等，以部分地控制家庭固定效应。

所有回归中，数字金融发展的系数基本不显著，表明从整体而言，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行为的影响有限。不过，这并不一定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所有居民的影响都不显著。一种可能是数字金融主要帮助创业家庭突破创业的资金门槛，而对于大部分城镇居民来说，他们享有广泛的金融服务和信息，已经能够获取资金进行创业，所以数字金融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村居民则更可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

五、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二)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创业的城乡差异

表 7 报告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行为影响的城乡异质性。

表 7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创业的城乡差异

因变量： 家庭是否创业	(1)	(2)	(3)	(4)
	农村样本		城镇样本	
数字金融发展	0.0041** (0.0021)	0.0037* (0.0022)	-0.0026 (0.0017)	-0.0017 (0.0018)
控制户主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社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832	11832	10187	10187
(拟) R ²	0.0406	0.0737	0.0549	0.0952

与预期一致，数字金融发展仅对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城镇居民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这也与前文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从而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发现相呼应。从显著性上看，影响相当可观，说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创业。

五、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三) 谁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更多?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就是让所有人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这个角度，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农村居民创业概率的提升，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机会分享，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为了加深对数字金融与创业之间关系的认识，本文进一步考察哪类群体从数字金融的发展中获益更多(即创业概率更高)，以详细解析数字金融发展的分配效应和更深入地理解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

已有文献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创业有显著影响(Hurst & Lusardi, 2004; Lazear, 2005; 胡金焱和张博, 2014)。

我们将农村家庭按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分组，分别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资本拥有者的影响。

五、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1) 物质资本的异质性

本文采用两种方式刻画物质资本。第一种方式使用家庭纯收入作为物质资本的代理变量，将农村家庭分为低收入组(中位数以下)和高收入组(中位数以上)，分别用两组样本估计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如表8。

表 8 数字金融发展与农村家庭创业:物质资本(家庭收入)的异质性

因变量:	(1)	(2)	(3)	(4)
家庭是否创业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数字金融发展	0.0050* (0.0029)	0.0051* (0.0030)	0.0035 (0.0030)	0.0016 (0.0033)
控制户主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社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825	5825	5919	5919
(拟) R ²	0.0557	0.104	0.0441	0.0740

我们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仅帮助提升低收入组家庭的创业概率，对高收入组家庭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家庭收入也可以反映人力资本的差异。因此，本文还采用家庭拥有的土地资产价值来衡量物质资本。在未报告的回归中，发现结论依旧稳健：数字金融的发展仅有助于提升低禀赋家庭的创业概率，而对高资产价值组家庭没有影响，进一步体现了包容性。

五、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2) 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基于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将数据分为低教育组(小学及以下) 和高教育组(初中及以上)，分别估计创业模型。

表 9 数字金融的发展与农村家庭创业: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因变量: 家庭是否创业	(1)	(2)	(3)	(4)
	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	
数字金融发展	0.0019 (0.0028)	0.0017 (0.0030)	0.0063 ** (0.0030)	0.0056 * (0.0033)
控制户主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社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446	7446	4338	4338
(拟) R ²	0.0361	0.0693	0.0518	0.0893

表9显示，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教育组群上，没有体现出包容性。但这与预期相符合，因为数字金融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需要居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自学能力。另外，创业本身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较低教育水平的家庭在这方面相对欠缺。

五、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3) 社会资本的异质性

本文将家庭是否具有私人转移支付收入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代理指标，并据此将数据分为两组。具有私人转移支付收入，说明家庭与外部来往密切，社会资本更高。

表 10 数字金融的发展与农村家庭创业：社会资本的异质性

因变量： 家庭是否创业	(1)	(2)	(3)	(4)
	低社会资本		高社会资本	
数字金融发展	0.0058** (0.0023)	0.0061** (0.0024)	-0.0025 (0.0046)	-0.0071 (0.0050)
控制户主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社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225	9225	2461	2461
(拟) R ²	0.0407	0.0781	0.0813	0.112

表 10 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低社会资本组的创业概率，对高社会资本组的提升作用不显著。所以说，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农村居民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

总结与建议

第七部分

五

六

七

一

二

三

五、总结与建议

互联网革命下 数字金融的包容效应

构建了实证框架，评估互联网革命和数字经济所推动的中国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填补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对收入分配影响研究方面的空白。

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合并，估算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提升了家庭收入，并且农村低收入群体得益更为显著。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

挖掘了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更加有助于农村居民而不是城镇居民创业。

还针对农村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展开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农村低收入家庭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概率，进而帮助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

五、总结与建议

政策含义：

- 数字金融服务对亟需提高收入的农村居民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继续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强化其在创业、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上的作用。
- 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使得农村居民更好地享有数字金融所带来的普惠性。
- 在具体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尤其是为创业家庭提供借贷服务时，也需要**强化甄别机制**，确保有限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感谢您的观看